

44
新 中 學 文 庫

端

異

霍 普 特 曼 著
郭 鼎 堂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世界文學名著

異

端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第一版

(86009)

世界文學名著

端 一 冊

Der Ketzer von Soana

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 著 者

Gerhart Hauptmann

譯 者

郭 鼎 堂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譯者序

霍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以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生於德國 Schlesien 之 Obersalzbrunn，他現在已經是六十二歲的老作家了。他本以戲曲見長，小說可以說是他的餘藝。前年他滿六十歲的時候，德意志全國的人都祝賀他，全國的劇場都排演他的作品，他不僅在藝術上收了成功，便是世俗的光榮，他也算是及身享受了的。

他這部小說異端——原名是 Der Ketzer Von Soana ——是一九一八年出版的，要算是他新近的作品。我們假使知道他做這部小說時已經是行將六十的老人的時候，我們怕誰也是會生驚異的。他的取材是那發大膽，他的表現是那麼濃豔，他這決不是我們中國的一些未老先衰的道學大家們所能夢想得到的呢！大凡偉大的藝術家，在精神上是長春不老的，他的天地永遠沒有秋風肅殺的時候。

西洋文化中有兩種本質不同的潮流含混着，一種是尊重人性的希臘文明，一種是主張禁慾的耶教主義。兩者時相衝突，在社會的或個人的生活上生出種種的葛藤，種種的悲劇。歐洲的文藝使大多取材於此，以求一最後之解決。解決的方式不外三種：（一）希臘思想之勝利，（二）耶教主義之勝利，（三）兩者之調和。

霍氏這篇小說的作意，很鮮明地是表示的這兩種思潮之葛藤，而他的解決是偏於希臘思想之勝利的。

我譯這部小說已經是兩年前的工作了，我是因為贊成他的這種作意，而且喜歡他的一筆不懈，一字不苟的行文。他全書中關於自然的描寫，心理的解剖，性慾的暗射，真是精細入微。精細入微之弊易流於板滯枯澀，而此書獨無此弊。霍氏自己說他書中的插話像一朵山野中生出的可憐的龍膽花，他這個批評剛好可作他全書的寫照了。

人本主義與禁慾主義的競爭，雖是歐西文明的局部問題，但是靈肉的競爭，或者是既成道

德與人性的本然的競爭，卻是人類普遍的，而且是永遠的煩悶。這個煩悶的解決，由霍氏的這篇小說提供出一個方法來了，我相信對於我國現代的青年不無相當的援助。

此書英譯和日譯本都有，可惜英譯本在上海書肆裏不能尋出。日譯者是中島清氏，我現在整理我的舊譯稿時，曾將中島氏的譯本來作過一度的參證。書中的註解尤多取借於後者。譯文庸或有錯誤的地方，最後我希望識者指摘，以便於再版時更正。

民國十四年九月十四日郭鼎堂序於上海

異端

旅行的人要登上吉內羅索山①頂時，可以取道於門德里②，或從加坡拉果③乘齒輪車，或從梅里德④翻過若亞那⑤去，這第三的一條路是最艱險的。這些地方全部都屬於德興⑥，這是瑞士的一縣，居民是意大利人。

登山的登到了很高的地方時，大概要遇着一位帶着眼鏡的看山羊的人，他的外貌就除眼鏡而外也很可令人注目的。他的皮膚不怕已經成了棕色，他的面貌看來總是受過教育的人。他



- ① Monte Generoso 瑞士與意大利交界處的高山。
 - ② Mendrisio
 - ③ Capolag
 - ④ Melide
 - ⑤ Soana
 - ⑥ Tessin 縣之南部地域
- 均爲瑞士最南之山。

很有些像紀奕那①寺院裏，朵那特羅②做的『施洗禮者約翰』的銅像一樣。他的頭髮是黑的，捲在他棕色的兩個肩頭上。他的衣裳是山羊皮做的。

假使有一隊外鄉人一挨近了這位人的時候，那引路的嚮導早已會發起笑來。有時候有些旅行家一看見了他，每每要不講禮地吶喊起來或者是大聲地叱咤：他們以為他的外觀太怪，這樣對他也是正分的樣子。牧者也不介意於他們。他照例是連頭也不回顧一下的。

登山的嚮導們根本上也好像和他並沒有甚麼仇恨的。他們有時也登到他的身旁，和他談些親熱的話。等他們走轉身來，外鄉人總要問他們，那位孤單的教士究竟是甚麼人，他們不等到走出視線外時是不肯回答的。但是旅行的人假如還要追問時，他們可以知道，這人的過去很曖昧，被一般俗人稱爲『若亞那的異端』於敬意之中夾雜了不少的迷信。

① 紀奕那 (Siena) 意大利 Toscana 州內之一都市。

② 朵那特羅 (Donatello: 1386-1466) 意大利有名之雕刻家，佛樂倫司人。

編這本書的人年紀還青的時候，他在這風光明媚的若亞那山中很快樂地住過幾個禮拜的辰光，吉內羅索山峯的登降他是在所不免的，而且他有一天也遇見過這位『若亞那的異端』這人的面孔，他卻是不能忘記的。關於他的事情他聽得了種種矛盾的說法之後，他纔決了心，想再去見他，想去實行訪問他一次。

使這編者的決心愈見堅固了的，是一位若亞那的醫生，德國系的瑞士人，據他說來，那位怪人對於有教養者的拜訪是並不厭棄的。他自己也曾經去訪問過他一次。他說：『照理說來我是應該不高興他的，因為他在奪我們的生意呢。不過他是住在那樣高的地方，又那樣遠，跑到他那裏去尋死的人倒還沒有好幾個的。』醫生又還接着說：『你要曉得，一般的人以為他是着了魔的。這個消息是從宗教界傳出來的，宗教界的人都一致承認。他們說，他起先是受了一次不良的誘惑，後來他自己竟成了一個真正的惡徒，成了一個萬惡的邪道了。不過照我看來，我沒有看見他的腳上有蹄，●也沒有看見他的頭上有角。』

● 西洋的惡魔，腳上有馬蹄，頭上有角。

訪問這位奇人時的情形，編者還能詳細地記憶。那第一次的相逢情景是值得注意的。因為相逢時的狀態特殊，總覺得有幾分出人意外的光景。在一處險峻的山路上，訪問者遇見了一隻孤獨的母山羊，正好生了一匹羊兒，又要生第二匹的光景。那可憐的母山羊在她的苦難之中，毫不畏懼地仰望着他，好像要請求他的幫助，在那深山險壑之中的生誕的神祕，在他的心中留了一個極深的印象。但他加速地跑動起來了，他斷定那隻山羊一定是那奇人的所有，他想跑去向他求救。他在一羣羊畜裏面找着了，把他所目觀的事情告訴了，引着他走到母羊的地方來，第二的一匹羊兒也生出了，溼漉漉血淋淋地睡在草上。

母羊受着她的主人以醫師的正確，慈悲的撒瑪利亞●人的愛卹，服事了她。他停了一會，把每個新生的羔羊挾在肘下，慢慢地走起來走到他的住處，母羊帶着重的奶子在後面跟隨着他。

訪問者不僅受了十分懇切的感謝，並且還受了主人的寵邀，邀他同到家去，他也固辭不得。

奇人在他所有的山地之上建築了不少的房屋。其中有一座從外面看來完全是亂石砌成的。內面包含有幾處乾的溫暖的畜圈。山羊和羊羔們放進羊檻去了，來訪的賓客更被他引上一座更遠的，塗白了的小房子裏去，這房子是靠着吉內羅索的崖壁的，建設在一個滿鋪着葡萄的土坪上面。在門道的不遠處，從崖上射出一道手頭粗大般的山泉，流灌在一個因崖鑿成的巨大的石盤裏。石盤近旁有一扇鐵環的門鎖着一個崖洞，一眼看去便知道是一個倉庫了。

這個地方從谷底看上來的時候，好像是懸在不可企及的高處的一樣，從這兒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絕好的眺望，不過編這本書的人也無暇說及了。他當初纔看見這兒的景緻的時候，不消說他是驚訝得說不出話來，隨後他發出了高聲的讚嘆，接着又回到無言的驚訝裏去了。但是那東道主的牧羊人進屋子裏找了一會甚麼，剛好在這時候走了出來，他的腳步突然之間便輕輕地走起來了。這樣的態度，與凡他款待客人的十分沉靜不迫的舉止，訪問者是留心地看取着的。

所以他自己警戒着自己，極力要少說些話，少發些疑問。他對於那位奇異的牧羊人是已經感着無上的愛執了，他怕自己多言好問要冒着一種危險，使那牧羊人覺着厭煩而疏遠了他。

訪問者那時還看見草坪上放着一座圓的石臺，周圍有石凳圍着。臺上他看見備着許多佳品，是那『若亞那的異端』托出來的：有極上等的勒珂的乳乾，有珍貴的意大利產的小麥麵包，有香腸，有橄欖，有無花果，有山楂，此外還有一瓶纔從崖庫裏取出的紅葡萄酒。兩人就了座，那穿着山羊皮的長髮長鬚的主人很親切地看着訪問者的眼睛，同時又執着他的右手，好像要向他表現一種懇懇的一樣。

在這最初的會食時說過些甚麼話，大概都忘記了。只有兩三點倒還記得。山中的牧羊人願人叫他是魯德維珂。他說了好些阿爾然丁的事情，有一次山谷中響出一陣祈禱的鐘聲來，他說過一句是『怎麼也令人感發的鐘聲。』有一次也說到惹涅珂的名字。此外關於瑞士的行政

① Seneca, Lucius Annaeus 羅馬之有名的哲學家兼政治家，生於紀元前四年，死於紀元後六十五年。

上也說過一些，因為德意志是訪問者的故鄉，那位奇人也問了不少的關於德意志的話，最後預定的時間到了，不得不分離了他，還向訪問者說過：『你請隨時到我這兒來，我是很歡迎的。』

編這部書的人是想探聽這位奇人的往事，在他自己是無可隱諱的，不過他屢次去拜訪他，他都提心着怕洩漏了他這項的企圖。他在若亞那山中偶爾和人談話的時候，也得到了些表面的事實，說魯德維珂何以被人叫着『若亞那的異端』，不過他所更想知道，是這個名稱要怎樣解釋，纔能使人首肯。魯德維珂的生活是植根在怎樣的一種獨特的內在的運命裏面，怎樣的一種殊異的思想裏面。不過他卻沒有向人明問，而他所得的收穫卻是不少。

他遇着魯德維珂的時候，大抵是只看見他一個人在他的牧畜裏面，或者是小屋裏面。有幾回他是看見他就給魯濱孫一樣在親手搾取羊奶。或者是抱着羊羔送到不聽話的母羊的肚腹下面。那樣的時候他好像是完全熱中於牧羊人的職務裏了。他高興看母山羊的飽滿的奶子拖到地面，他高興看公山羊的發騷而且暴躁。有一次他說到一匹公山羊來：『這東西不完全像個

無聊漢碼？你看他的眼睛。那是怎樣的兇猛，怎樣的發着怒火，兇光，惡燄呢？而且那是怎樣的一種聖火喇！不過照作者看來，在那說話者的眼中也好像有他所名爲『聖火』的這種地獄的火焰。他的微笑中含着一種凝滯的憤恨的情調，他露着他那雪白的齊整的牙齒，當他用行家的眼光看着他一匹的肥壯的公羊做着必要的事體的時候，他是沉沒在一種忘我的境地裏的。

『異端』先生又每每愛吹牧笛，他那單調的音階，編者走去訪他時遠遠就可以辨別出的。像在這樣的機會，他們的話機自然要落到音樂上來，牧羊人便會發出些珍奇的意見。魯德維珂在他的牧羣中的時候，他除掉談到牛羊和牠們的習慣，談到牧畜的工夫和他自己的經心之外，他是不談到別的事情上去。他有時談到動物的心理，談到牧人的生活一直追溯到原始的時代，他在這一方面的智識是異常淵博的。他談到亞坡羅怎樣替拉奧美東與阿美妥士牧畜，他是一位僕人同時是一位牧人。『他那時用的是甚麼樂器彈奏給他的牧畜聽的，我真想知道呀。』他就好像說着實在的事體一樣的，落尾一句還說：『的確，我是高興聽他的彈奏的。』像在這樣的時候，覺得這位長髮仙人的理解力不免也有些疏漏的地方。不過從別一方面看來，我們看他怎

樣多方百計地用音樂去左右羊羣，覺得也近乎情理。他吹出一種音調來可以使羊羣激昂，他又吹出別一種音調來可以使他們馴善。用種種的音調可以把羊羣從遠方召集攏來，用種種的音調可以使羊羣散開，或者接踵着就跟在他的後面。

去訪問時全不講話的時候也有。有一次在六月的午後，溽暑的天氣熱到吉內羅索山的牧場了，魯德維珂的羊羣都睡在地上反囓着，他也睡在這羊羣中間，無憂無慮地在貪着假寐。他把拜訪者瞥了一眼，遞了一個眼色叫他同樣地在草上睡下。拜訪者聽了他的話，兩人沉默了一會之後，他纔用着懶洋洋的聲調這樣說起話來：

『你是曉得的，愛樂司——比克羅諾司的年紀大，力氣也要大些。——你覺得我們周圍的這沉默着的炎火嗎？這便是愛樂司了！——你聽見那蟋蟀在叫麼？那便是愛樂司呀！——正在這個時候有兩條蜥蜴互相追逐，如像閃電一樣從睡者的身旁竄過了。他便反覆地叫道：『愛樂

① Eros 希臘神話中的愛神。

② Kronos 希臘神話中巨人之最幼者。

『愛樂司！』——就好像聽見下了命令的一樣，有兩匹矯健的公的山羊，便用牠們蜷曲着的角互相角鬪起來。戰鬪雖然愈鬪愈烈，但他沒有禁止牠們，觝觸的聲音愈激愈烈，次數也愈見多起來了。他又說着：『愛樂司！愛樂司！』

在這時候，纔有一番話第一次激動了訪問者的聽官，使他不能不分外的注意，因為這些話多少可以使一個問題明瞭，至少是好像可以使牠明瞭，便是魯德維珂何以一般人叫作『異端』。他說：『我與其崇拜一位受了磔刑的死人，我寧肯崇拜一匹活的騷羊，或者一匹活的公牛。我生這個時代，還做不到這樣。我恨這個時代，我看不起牠。』鳩匹特安門的像是帶着公羊角的。普安神有山羊的腳，白黠使有公牛的角。我這說的是羅馬的白黠司。導里佛蜜司或者是導里

① Jupiter-Ammon：前者爲羅馬之至上神，後者爲埃及之社神兼司生殖，此處合而爲一。

② Pan：希臘之牧羊神又山林之主。

③ Bacchus：酒神名。

珂尼司^① 太陽神米屈^② 是畫成公牛的，無論那一種民族都崇拜公牛，公的山羊，公的綿羊，流牠們的血以作犧牲。我敢說這是對的！——因為生殖的力量是最高力量，生殖的力量便是創造的力量，生殖與創造是二而一的。這種力量的崇拜不消說不是僧侶與同貞姑的那種冷淡的呻吟。我有一次夢見過溼陀·毗修奴神的妻室，她是變成了人的，名叫喇麻^③和尚們就死在他們的擁抱裏了。我走那兒經過便探知了種種的神祕：在綠草中探知了黑色的生殖的神祕，真珠色的逸樂，忘神與陶醉，探知了金黃的玉蜀黍的祕密，一切果實的，一切膨脹的，一切彩色的祕密。我看見那毫不容情的精力絕倫的溼陀，我幾乎弄到喪心病狂起來。我差不多為情熱而死了。」

在他發表這樣的意見的時候，這部書的編纂者裝作好像沒有聽見的光景。他立起來，說了幾句話，好像沒有聽見這段獨白，只是在想着別的事情的一樣。說了幾句話後他就想走了。魯德

① Bacchus Tauriformis (Tauricornis)

② Mithra

③ Sita, Vishnu, Rama, 印度史詩 Ramayana 中之人物。